

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旁边有个叫“遗言”的旧书店,专卖二手书,里面间或藏着一些烁金碎玉古董。我常光顾时它还相当红火,可惜十年间它像自己的名字一语成讖陨落了。那里常有老读书人或旧世家遗落的书,我曾经用很少的钱淘过很好的英文旧书,遇我怀念。

那时年轻,买书只拣有用的买,没啥收藏和古董的概念。淘书的日子发现角落有个大柜橱,里面塞满了陈物。一次偶然打开,发现有些大开本的东西,都用塑料薄膜封着非常珍惜,央求店主打开,发现是一些古董英文报纸;索价甚昂,我随手抄下了刊名却不想问津。当年尚无互联网,辗转找工具书一查,不得了!这居然是世界上第一份插图新闻报纸,叫《伦敦新闻画报》。

此事旋即淡忘了。又过了些年,发现它还在。有了互联网,又查了它的出身和细节,原来它的历史很辉煌:从1842年创刊到千禧年时还在出版,几乎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纪录。感慨于它的沧桑,我请出这份老爷报纸一观——本来怕它已然衰老成渣拿不成个儿的。没想到从暗角的塑封里面取出,它居然清晰挺括柔中带韧。隔了170多年,它纸色柔和如同亚麻布毫无脆裂征象。这份报纸像一件艺术品,确切地描绘一幅刚完成不久的精致木刻或铜版画。

漂亮!只这看相,就不由让我心动。细查它的历史,才发现它是新闻画报的祖宗:其出版人赫伯特·英格拉姆原是印刷商,他看到当时新闻业大盛,遂改行做报纸。精明的他看到若想出人头地必须别出心裁,于是他设计出一种插图图文并茂的报纸。那时候英国文盲多,有图带文的新闻纸一下子脱颖而出。第一天出报就卖了两万六千份,当年冲上了六万份创造了奇迹。这份雅俗共赏的报纸没过几年就蹿升二十万份销量,成了报界巨无霸。

它的成功当然引来了竞争者,两家主要的模仿报被它买下暂熄战火。但没想按下葫芦浮起瓢,1863年它销售超过三十万份时,自己内部员工和画师居然跳槽另建新报纸来竞争——最后伦敦新闻画报社不得不斥巨资买断这个行业所有的同类产品组成“八大画报”出版集团囊括了新闻、女子、娱乐、文艺、体育、八卦等各个领域,成了真正的垄断集团托拉斯。万变不离其宗,其旗舰刊物却永远是《伦敦新闻画报》。

综观这份生存近180年的报纸,它的着眼点在新闻,但卖点在“画”报。它诞生年代读书识字率低,但英国已然开始蒸蒸日上向全世界殖民,国力强大引来了国民自信心和新闻意识,这份报纸呼应了时代需要用抢眼的图文并茂模式斩获销路青云直上。它立意非常接地气,乃其成功秘诀。

此外,这份报纸非常会利用时事。其创刊号正逢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化妆舞会,且又逢阿富汗战争、凡尔赛铁路事故、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调查等等,这些都成了它的卖点。此后它一直延续了这种用新闻“博眼球”的风格,报道犯罪新闻、名人轶事、戏剧、书评等等话题。在发行第一天,老板雇了两百人在伦敦街头举牌做广告宣传新报,成了史无前例的宣传创举。

除了这些噱头,它当然有真东西。这份报纸的质量很高,不只纸质和印刷,插图也美丽、简约、大方、写实,制作堪称精美。报纸插图者都是当时的翘楚画师,每幅作品都像精美的石版画或者铜版刻。不只形式美,而且时间性强。它及时展现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新闻以及吸引人的事件,介绍各种历史地理和文艺知识。当年梵高就曾是这份报纸的崇拜者。它不只是受读书人喜爱,还被引车卖浆的下层人珍爱。发行量大成本低价格就有优势,而这更促进了发行量。

当时很多著名艺术家和作家为它写稿,其中为一般读者熟悉的大作家有史蒂文森、哈代、吉卜林、康拉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而众多副报也是人才济济。了解了它的历史,虽然其索价昂贵,我有幸在书店关门之前购买了它所存这份古董报纸和部分副报。我不研究报业史也不指望它升值,但抚摸着这170多年前的古董报,感受到那时的生命和人文气息,这种奇缘,让我觉得值得。

我有一个小图书馆,请看明日日本栏。



想起,也会渐渐都懂。”

“不能把童年看得低了。”我说。

“作家和文学值得他们仰慕!”校长说。

我说:“把我们写的,永远都当成作文,也多么有趣,我们就不会总是俨然了,煞有介事,会比童年写作文更认真,更细腻,我们不会急着写完去玩要,因为写作正是我们最神圣的游戏,会盼望一个特别好的分数!”

校长说:“我和孩子们一起投票!”

有一个小女孩在门口等着我,看见我出来,一跃到我面前,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叠好的勇气纸条,又羞羞地一跃跑走了。

上了车,我打开纸条,上面是很端正的童年字:我以后会格外仔细地站在“路口”,迎接许多美好的“有一次”,也让别人看见我这个“有一次”。

我收到校长的短信:“谢谢你留给校园的声音!”

我回复:“谢谢童年的提问和照耀!”

校长回复:“你离开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站在教室窗口看着你。”

我想,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会记得他。

去小区中心广场取快递,出单元楼电梯好久,忽然感到有些怪异:咦,我是怎么出来的?原来,我们楼道电子锁出了问题。物业好久没有来修理,大家至少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出楼道时,本能选择右手边,而右手边实则更方便的是进楼道而不是出楼道。

电子锁坏了,我们领教了它的重要。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电子锁的时候,它就不重要了吗?不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感到“什么”存在,那个“什么”同样重要。而当我们感觉它们重要的时候,它们往往“坏了”,比如牙齿;比如自行车链条松了;比如浴霸四个灯当中有一个不亮了;比如楼道那个电子锁……要感谢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它职责重要的无名事物,是他们让我们生活顺风顺水。它们顾全大局,默默工作,有时候终其一生也从不在我们眼前出现。反过来说,那些跳出来给我们惹麻烦,刷存在感的事物,我们也不能抱怨,很可能是它们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终于扛不住了。我们要善待这些受伤的事物,给予呵护。而同时,还要感恩,正如当你牙疼难忍的时候,你眼睛不疼,耳朵不疼,鼻子不疼,颈椎不疼,腰椎不疼,关节不疼,脚蹠不疼,脚趾不疼,心不痛,头不痛……

人过中年,不必再过分追求好事情的应有尽有,坏事情的应无尽无才是最好的:没有债务,没有大病,没有亏心事……当然更要祈祷:没有意外,万事平安!我们祝自己平安的时候,也要祝这个世界平安。

后来在法兰克福参观的一家图书馆却相当现代化,其中央大厅有三层,一、二层两边有许多阅览室。大厅中央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红色圆柱形双层电梯,通过载书车可自动地向一、二层各个阅览室吐纳读者借阅或归还的图书,达到了高效和减少人流的目的。

每当我出入上图或路过时,往往会放慢脚步,徘徊于中央的知识广场和西边的智慧广场,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和智慧树雕塑前流连忘返。知识是需要用智慧的大脑去提炼思考的。让读者成为思想者,是图书馆最伟大的目标。

据闻位于浦东的上海东馆将于今年建成开放,它将是全球世界级城市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全媒体时代的新型图书馆。到时候我是一定要去瞧一瞧,泡上一天半日的。约吧!

## 十日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无数次地穿过“有一次”的,它朝着我们走来,我们朝着它走去,兴致勃勃,才能抒情地过上很多年。

而我们,也是别人朝着走来的“有一次”。家中的光阴,学校的光阴,世界的光阴,都等着我们捧出一小束鲜艳,一星点善意。这个我们总是顺手写下,顺口说出的三个字,一个特别简单的叙事代词、寻常方式,被一个小学生认真、天真地提出,居然就是一个大命题,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一些的想到,我说出了几句,没有全部都说。站在童年的讲台前,太滔滔不绝令人心烦。说出一些,留下更多,童年长大中,豁然开朗,会愉快地唱起想唱的歌,如那首《刚好遇见你》的词: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我走下讲台,校长陪着我往外走去。

我说:“这是多么好的‘有一次’,多么天真、深刻的童年提问。”

校长说:“他们以后会

## 万物平安

许道军

问题。物业好久没有来修理,大家至少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出楼道时,本能选择右手边,而右手边实则更方便的是进楼道而不是出楼道。

电子锁坏了,我们领教了它的重要。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电子锁的时候,它就不重要了吗?不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感到“什么”存在,那个“什么”同样重要。而当我们感觉它们重要的时候,它们往往“坏了”,比如牙齿;比如自行车链条松了;比如浴霸四个灯当中有一个不亮了;比如楼道那个电子锁……要感谢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它职责重要的无名事物,是他们让我们生活顺风顺水。它们顾全大局,默默工作,有时候终其一生也从不在我们眼前出现。反过来说,那些跳出来给我们惹麻烦,刷存在感的事物,我们也不能抱怨,很可能是它们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终于扛不住了。我们要善待这些受伤的事物,给予呵护。而同时,还要感恩,正如当你牙疼难忍的时候,你眼睛不疼,耳朵不疼,鼻子不疼,颈椎不疼,腰椎不疼,关节不疼,脚蹠不疼,脚趾不疼,心不痛,头不痛……

人过中年,不必再过分追求好事情的应有尽有,坏事情的应无尽无才是最好的:没有债务,没有大病,没有亏心事……当然更要祈祷:没有意外,万事平安!我们祝自己平安的时候,也要祝这个世界平安。

佩斯和法兰克福访问,一共六人,上图就有三位。担任副团长的是当时上图新任党委书记穆端正先生,我在上图的顶楼办公室先与他见了一面。我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前图中友好协会会长翻译的《王贵与李香香》作序,我在之前已经完成,待译者译成匈牙利文后即出版;二是到匈牙利第一学府罗兰大学做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讲座之后再与汉学家们座谈交流。共同的活动是参观罗兰大学和法兰克福的两家图书馆并赠书。

我们参观的罗兰大学建立于1635年,图书馆的历史更加悠久,内部结构和装饰古色古香。这使我想到了博尔赫斯的名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那天馆长小心翼翼地取出的镇馆之宝,竟是一本手抄和手绘的装帧极端精美的彩色古籍,十分稀罕珍贵,不知出自中世纪哪个缮写室的缮写师和插画

## 有一次

梅子涵

回去了,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写的究竟是作文呢,还是小说、散文。”

我说:“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事情都是发生在‘有一次’的,所以我们就习惯写‘有一次’了。就好像,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学里,有一个同学问我,你写的作文水平比我们高吗?我说,我写的不是作文,是小说、散文,他又问,既然不是作文,为什么也经常写‘有一次’呢?”

大家哈哈大笑。

童年齐声的哈哈大笑是最天籟的无伴奏合唱。

我问他:“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明白了。”他说。

“明白什么呢?”

“明白作家也写‘有一次’的。”

我笑了出来。向天籟发誓:我笑得也蛮天籟。

我请他到台上来,问他可不可以和我合影?

然后又问他,如果我送一本我写的新“作文”给他,看看是不是有水平,他愿意接受吗?

我在新“作文”上写了几个字:“送给‘有一次’的你,很多美好的‘有一次’会在你长大的路上!”

也全在我们的路上。只是我们没有总能看见。

看见了,遇到了,甚至它正是你的一座过河的桥,却也可能被你清了零,你究竟是按错了哪个键呢,还是原本正是情感寡淡之人!

“有一次”不会次次都盛满美妙,耿耿于怀地躺在不美妙的“有一次”里,那就可能次次都无精打采。

长大,一生,毕竟是要

## 立秋

吴忠

铄石连旬热未休,炉中天地孰堪憐。四时有序君毋怪,见否今朝已立秋。

有一次,在一个小学讲文学,讲写作文,有一个男孩子突然举手,我说:“我还没有讲完,你就要提问了?”

他站了起来,问:“你写作文的水平比我们高吗?”

我有点意外。

“我小时候写作的水平不一定比你们高,但是我现在写的不是作文,是小说、散文。”

“你写的不是作文,可是为什么也经常写‘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都会写‘有一次’,一件事。”

我笑起来。

他问得很认真,天真得像一个可爱的玩笑,可是又让人觉得有些意思要思考思考,好像一个从来没有疑问的习惯、方式、伎俩,好像一条走了多少年的林荫道,突然被人喝住,拦下,让你回答这是为什么,而且是一个小孩。他的声音是稚嫩的,可是神情特别负责、正义。

“有一次”的确是小时候写记叙文就学会的。它像一个时间、地点的代词,顺手写下,不用具体哪年哪月,哪月哪天,特别省事。

后来写小说、散文,也常这么顺手一下。虽然同样是“有一次”,但是里面具体的景象、气息,写下时心里盘算好的用意,肯定超过童年,细绵得多,是结构之中的环节。而童年,写完作业要出去玩,玩也来不及,没人有空跟你

讲究,也没有那心思和审美,童年早已已经讲究,那小学、中学开着做什么,童年也就统统“老奸巨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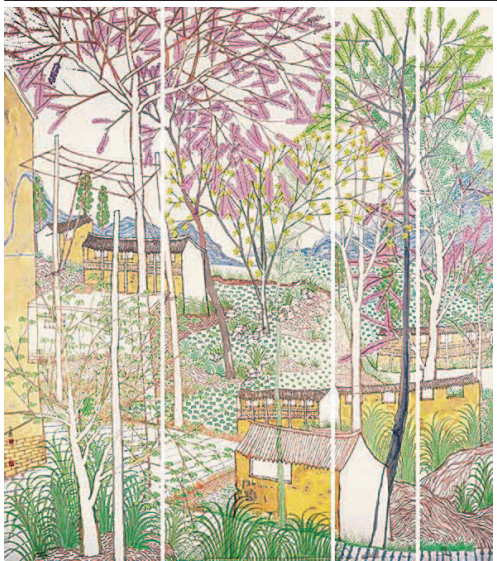
他的意思是不是,作家写作文怎么和他们一样,不高级,小孩都认为作家是高级的,虽然那认为也十分懵懵懂懂。

不过我没有这样问。和童年交谈,没有弄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不要急着弄清楚,因为你急着弄清楚,结果他们就可能会说出另外一个弄不清楚的问题。在儿童面前,不要把他们的装得结结巴巴,那么就不容易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他们认为

自己不高级的时候,一定不要赞同他们的认为。他们露出幼稚的马脚,我们宁可装作没有看见,拆穿还不如欣赏。事实上,童年即使有许多的无知,懵懵懂懂如同梦游,也往往比长大之后成熟得沟壑交错多很多的干净和滑稽。我越想这个小孩刚才问的“有一次”,就越觉得可爱、滑稽,并看见了些哲学的光线,思想的羽翼,从隐隐的远处渐渐走近!

有些“心象”是可以想的,但不要立刻说出来。

所以我对他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可能我一直还是在写作文吧,却误以为自己是写小说写散文了,以作家自居,我等会儿



乡间 (中国画) 蒲玉杰

上海图书馆建立于1952年,今年正值七十周岁,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了。上图建立之初,我还是小学生,根本不知道在昔日的跑马总会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书籍的宝库、知识的海洋。后来我去大光明看电影,路过这座寄寓于新古典主义建筑中的图书馆,便很好奇。尤其是它毗邻人民公园西侧巍峨的钟楼,一直是南京西路上引人瞩目的地标。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闭馆重新开放时,更成了广大读者的盛大节日。每天开门时,往往排起了长龙。整个80年代就是求知的年代、寻求真理的年代。这条为借书阅览排起的长龙,恰与同时在新华书店门口为购书读经典排起的长龙,一起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精神追求的象征,我有时也位列其中。回想起来,仍会有一种激动。

上图曾经寄身的原跑马总会的室内部分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所以它的设施包括了滚球室、弹子房、餐厅、酒吧、打牌室等。经调整,用于作为展示厅尚可,作为图书馆其实是不甚相宜且容积

太小。所以1996年于淮海中路高安路口原上海乳品二厂和乳品机械厂原址落成的上图新址,显然是按当时对市级图书馆的要求量身定制的。由于离我家仅一站之遥,所以我们全家都办了借书证。除了借还书,我还为主编一个中国现代小说选本去查阅资料 and 即时复印。有几年新馆还放映学术资料电影,这也是我一度成为上图常客的原因。上图还经常办展,其中有的上图和国内其他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精品荟萃,历史悠久。有的则是当代多个艺术领域的个展,可谓百花齐放,千姿百态。

上图还经常在多功能厅举办学术讲座和其他学术活动。记得我曾两次受邀做学术讲座。不少学者在上图都做过讲座,但与上图密切相关的出访活动,可能之前没人参与过。2007年秋我曾参加上海的一个文化交流团去布达

## 徜徉在有思想者和智慧树的地方

王纪人

成匈牙利文后即出版;二是到匈牙利第一学府罗兰大学做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讲座之后再与汉学家们座谈交流。共同的活动是参观罗兰大学和法兰克福的两家图书馆并赠书。